

金山不大，却有三个古县治名，这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秦汉时期的海盐县最早，连同南朝时期前京、胥浦二县，成为上海地区设置最早的三个县。前京县故址现有说在大金山岛北麓海中，胥浦县故址在金山西南胥浦塘接近平湖一带。而海盐这个地名，远离了金山地界，“跑”到浙江去了。

万水归海

■黄开林

1

在古代，盐是贵重之物，是朝廷的经济支柱。

卤与盐是同一物质，天然生成的是卤，海水通过烧煮蒸腾而结晶的为之盐。于是，煮海为盐的地方，顺理成章谓之海盐了。李白《梁园吟》“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中的吴盐，金山当为产地之一。据《上海通志》记载，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于金山区东南甸山一带设海盐县城，海水泛滥淹没于柘湖中，后在毗邻的浙江平湖境内另觅新址。

海盐人朱岩在他的著作《海盐——嬴政二十五年》中写道：“公元前222年，海盐刚刚置县时，县城设在今天上海金山的东南境，当时称这个地方为华亭乡，华亭乡境内有座山叫柘山，山上长满了柘树，因此称柘林。”朱先生还说：“据谭其骧教授研究，金山县是上海市最古老的地方，是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换句话说，唐天宝十年（751年）从海盐分出的金山，是现今上海最早的溯源之地。”明天启《海盐图经》所载海盐县境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柘湖、金山、康王故城、始皇驰道等标记。

从手抄本《嘉靖海盐县志》得知，海盐老早属扬州牧，春秋吴地，战国属越，秦为会稽郡，汉曰展武，不多久就陷于泥淖，不得已移治武原，东汉复称海盐，又陷于柘湖。又说，海盐旧城最广今松江东北六十里。《水经注》说，县南秦望山，始皇登以望东海得名。清人诗曰：“野畦春暖日迟迟，秦望山头景物滋。田妇村童结伴，桃花看到菜花时。”秦望山为证，海盐的“祖籍”应该在今天的金山。

谭其骧先生在《海盐县的建置沿革、县治迁移和辖境变迁》一文里说：“金山县境，是为上海境内设立县治之始。”又说：“综论上海城市，始于今金山境内之古崑山、前京、胥浦，次为今松江境内之古崑山，皆久废。今见于诸城，则始于唐之松江，次宋之嘉定，次元之崇明、上海，次明之青浦，次置于清雍正之金山、奉贤、南汇、宝山，最后置厅于嘉定，后改县之川沙。”他在《古海盐疆域沿革研讨会



金山三岛

煮海熬波：金山往事

上的讲话》中提到：“金山是上海市最古老的地方，是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秦与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在金山。”古海盐县城到底在哪里，说法不一，有说在大金山北麓，有说在戚家墩，有说在甸山，还有说在查山东侧。

2

专家论证，自汉代始，金山的漕泾、戚家墩即已形成以制盐为中心的集市或聚落。计有浦东、金山、遮山、柘湖、横浦、袁部、六鹤、横林、祭庙、戚崇、青村南、青村北、下砂南、下砂北、大门、杜浦、南跑、江湾18个盐场，北、西、支、转搬4个盐仓。想象着当年的盛景，金山这片海滩，炊烟袅袅，灶火熊熊，煮海熬波，雪白的盐堆成小山。运盐河上杨柳依依，白帆片片，一派繁忙景象。

上海盐业生产达到顶峰是宋元时期，年产盐3000万斤。虽然海盐之名远走他乡，但金山盐场仍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见证上海最后一派盐田消失。张堰镇鲁堰村八灶港，传说此处近海，灶丁在此用八只灶头煮过盐。桑园村还有八灶庙、晒盐地，龙泉港曾名盐铁塘，枫泾镇西有盐酸泾，朱泾五龙村还有一条卖盐巷。山阳镇杨家村有运盐河，沙积村有桥名盐仓。

当年金山的这片土地曾属于云间乡、仙山乡和胥浦乡，大金山、小金山、浮山当时还在陆上。西北一东南走向的青龙江在滩涂山西侧汇入大南江入海。夏朝时，宁海国建立，筑前京城。先民在此治水开垦、农耕渔牧、取卤晒盐。至周康王时，修筑东京城，又称康城，此时已是一片繁盛。《云间志》这样描述姬刘所建之城：“金山城在（华亭）县南八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周围三百步。旧经：昔周康王东游镇大海，遂筑此城，南接金山，因以名为。”旧经即《越州图经》。《吴郡康城地域图》说：“康城南北多雨水，生长五谷，六畜满门，官庶民富。”当年的渔业、盐业和农业日益兴盛，

烧窑、榨油、酿酒业已发达。

公元前473年，吴越相争，越败。三年后，越东山再起，吴国灭亡，东京县隶属越国，改为前京县。公元前306年，越国灭亡，前京县隶楚国江都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废吴地楚怀王时江都郡，置会稽郡（苏州），下辖24个县。“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八个字足以说明当年的规模之宏大，盐业之繁盛，取名海盐实至名归。

细心的人搜罗出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海盐县设置的26个乡，它们是黄浦、胥浦、望海、云间、谷阳、北平、巨浪、封林、盘龙、横沉塘、杜浦塘、滩虎、黄盘山、白砂、御儿、长水、射襄、淀泽、馨溪、武原、钟溪、大湖、广宸、龙秋和汾湖乡等。乡以下还设了256个亭和1626个里。公元前80年，海盐时称江南第一大县，共有215043户935752人。汉时县下设乡、亭、里三级。里正相当于村长，十里为一亭，亭长相当于片或管理区的负责人，十亭为一乡。唐时割海盐、嘉兴、昆山部分土地设华亭县，金山隶属之。

3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海盐县，本秦县，汉因之。其县城陷为柘湖，移于武原乡。后又陷为当湖，移置山旁。”《吴地记》亦有两次沦海的记载：“海盐县，在郡东南二百二十里，地名股水，水名福见。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为柘湖，又改武原县，陷为当湖。”秦汉之际某些县治陷为湖的情况，史志上曾有不少记载，不过同一县治一连两次沉入湖的，恐怕除海盐县外，其他地方所见不多。

康熙《松江府志》记载：洪武二十三年，海溢松江、海盐、潮水灶丁二万余人。嘉靖《海盐县志》说：“嘉靖三十四年官军败倭于秦望山。”接下来描述：“吾邑诸山自杭州天目历海山分支而来，其势皆东趋秦望，主山独秀，耸而长墙、石帆、紫云、金粟又参差环列，每登楼南望，翠屏青奇峭

千状而俯瞰云海浩然，东际一碧万里，亦吾乡大形胜也。”

后来的金山县，治所初始于卫城，后移朱泾，清人陈金浩有诗曰：“兵戎孤城第一关，口衔大海面金山。屯田军已归籍，散秩何须卫尉闲。”原注上说：卫城为防海要冲，向以参将驻守。今设县治，卫所军籍已少。朱泾古时候是一片水乡，唐代的四川人船子和尚，走遍全国很多地方，来到朱泾后就不想走了，在这里以摆渡为生，写下30多首《拔棹歌》，吟咏渔人生活，寓以佛法禅理。

金山原有6座小山，除了海中的三岛，陆地上还有秦望山、查山和甸山。甸山位于今金山区山阳镇西北部，与张堰旧港村交界，杭州湾大道东侧，金山体育场南侧。

世事多变，金山沿海地区沧海，柘湖变成陆地，甸山也就是柘山露出尊容。《山阳志》载：柘山高不足10米，面积约4至5亩，南山脚有巨石三块，呈“品”字形，黑褐色。甸山之西南约5公里是查山，之西是秦望山。

4

1969年，戚家墩往西围海造地筑堤，开山取石后留下一个大坑，从东北处向西南观望，可以看见斧削刀劈般的峭壁。查山附近土地并未下陷，海盐县城的沦陷，至明代几近干涸，加之频繁的制盐活动，遗迹荡然无存。当时的海平面可能要比今天高出一至两米，且尚未筑造海塘，轻则咸潮倒灌，重则水漫金山，所谓“陷为柘湖”并非陆沉之说，可能是由湖泊水位上涨导致的灾难性事件。

1997年金山撤县建区时，治所由朱泾迁至石化，也就是卫城、甸山附近煮海为盐的地方。

这片古老的土地，山河数易其主，县名几次更改，物是名非，山石还是原先的形状，花草依然每岁枯荣，海岸像橡皮筋一样有伸有缩。在这里，不必说奇石、秀木，不必说烟柳、湖水，随便一座小桥、一条廊道乃至一座亭台，都见证过千百年的风云变幻、悲欢离合，将岁月的沧桑浓缩在一贝一壳、一草一木中。



海盐县旧境图 均作者供图

腌笃鲜

春天的草头盐齏

■柴燕熊

春日，江南农村田野一片葱绿，田间麦苗返青伸展，油菜茎叶茂盛，花蕾欲绽。作为绿肥而栽种的草头（苜蓿，也叫金花菜）更是一派浓绿，娇嫩无比。这时候，崇明岛上的农户，要开始他们新的忙碌——草头盐齏，即剪下草头用其顶端处的嫩叶，加以腌制，成为日后佐餐的一种家常小菜。

对于崇明农户而言，去冬播种下的草头，是今春播种玉米及早稻的一种绿肥。由于它生长迅速，产量又高，人们常在它嫩叶舒展之时采摘其顶部枝叶作为食材。因为种植量大，人们就动脑筋把它们腌制成草头盐齏。

它外表朴素寻常，毫不起眼，却是一道穿越数百年时光的风味小菜。

崇明作为典型的河口冲积岛，成陆时间较晚，最早的沙洲出露江面也仅1400多年。由于濒海，早期沉积的土地盐碱成分重，农耕条件艰苦。一到冬季气候寒冷，新鲜蔬菜难以生长和储存，食材匮乏曾是一代代崇明岛民无法回避的生存难题。

如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获取稳定的食材，成为拓荒者们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时，生命力顽强的苜蓿，也就是崇明人口中的“草头”，进入了岛民的眼帘。它抗盐碱、耐天寒、易生长、繁殖快，无须精细养护，便能在田埂地头、荒滩边角蓬勃生长，成了岛上最为常见的蔬菜资源。据崇明现存于世最早的地方志记载，早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岛上便已有种植金花菜的明确记录，它标志着苜蓿在崇明的种植历史最起起码有500年。到了清康熙年间，县志记载“冬月，民多以腌草头为蔬，佐餐度日”，短短十余个字，道明了草头盐齏在当时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安徽皖南文人吴澄，来到崇明时终老于此。他在《瀛洲竹枝词一百首》中写道：“随舟小菜草头齏，更带咸糟腌菜肥。”诗中描绘了崇明渔民出海打鱼时，必带草头盐齏作为随船小菜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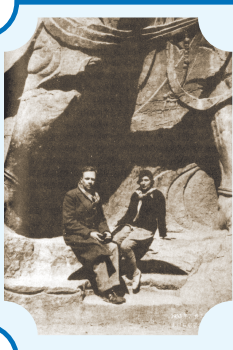
腌制后的草头盐齏，外观呈湿润的土黄色，质地软嫩又不失爽脆感；入口咸中带酸，酸中透香，既有苜蓿本身的清鲜，又无普通腌菜的涩酸；口感柔和，开胃解腻，老幼皆宜，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家常美味。

当年，一位松江的文友来崇明“白相”，我招待他时点了一个冷盘草头盐齏，他品尝后大为赞赏。第二天他买了一斤草头盐齏，想带回去给老婆尝尝。谁知在返回市区的船上，禁不住那草头盐齏的香味，竟到小卖部里买了两听啤酒，把一斤盐齏吃了个精光。我得知后哈哈大笑，第二天给他买了整整五斤寄过去。

盗墓贼的故事

汤姆没认出身边披白大褂的费正清。按医院规定，探病的人也要穿上白大褂。当汤姆看清时，忙说：“教授您好！”费正清这才认出，这是自己多年前的学生。费正清说：“听说你发达了，你记得还欠我什么吗？”汤姆莫名其妙，搔着后脑勺，一会儿才回答：“我连半美分的债务都没有哇，还欠谁什么？”费正清说：“你还欠我一篇论文，真是贵人健忘啊！”原来，几年前，汤姆快毕业时，碰到美联社一份好差事，急着去报到，就把刚开了个头的论文搁下来，请费正清通融一下，以后再补，没料到费正清还记得这么牢。他听学兄们说过，学生不交论文，费正清有时会使出威胁恐吓手段，所以恳求道：“就免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哪知费正清正色道：“挂账可以，不许赖账！”汤姆意识到，如再坚持下去，怕要自讨没趣，立马后退一步，躬下身作揖道：“遵命，皇上！”（费正清英文姓名全称是John King Fairbank，其中King有国王、首领之意。而费正清在哈佛享有“中国学开山祖师”之尊，研究中心收发台上曾有两个文件盒，崇拜他的人仿中国朝廷规制，把装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盒子用大大的汉字注明“上谕”，另一个盒子是学生、下属给他的文件，注明“奏章”。）

费正清待汤姆一走，就催费正清继续往下讲。费正清说，老盗墓贼有一句私传的口头叫“秦埋岭，汉埋坡，魏晋爱平原，唐人藏在半山窝”。那意思是说，秦代的风习，墓穴多选在高峻之处，那里干燥，棺木尸体都不易腐烂；汉代则喜欢向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阳的南坡，风水好；魏晋南北朝时多在平原造坟，砌出精美砖质墓室；唐代人却喜欢把陵墓建在半山腰。讲到这里，护士送药来。龚澎服过药，抬头望望天空，黑云密布，阴沉沉的，她高兴地说：“难得碰上这样的好天气，可以安心听你讲考古课。”

费正清像记起什么似的说：“哦，对了，对了，还漏了一个故事，应该讲给你听听。”他接着讲下去。高明的盗墓贼还专门拣怪异的天气到野外寻找大目标。一次，大雪过后，一个盗墓老手带一个新入道的年轻盗墓贼到野外“踩点”。只见面前雪原茫茫，望不到边。走着走着，老者忽然停下，指着眼前一片地说，下面一定有大墓葬。年轻人仔细观察，只有白雪一片，根本不信。老者提出打赌说，日后你去安排人手开挖，如得宝物，四六分成。后来，果然证明老者所说准确无误。龚澎听到此也大感不解。费正清解释道，大雪刚融化时，大凡巨型的墓葬，由于墓穴所在处的地表温度与周围有别，地表雪化的速度与周围不同，仔细观察地表，甚至能大致勾勒出墓的形状。关于中国盗墓贼的种种手

法，费正清讲起来头头是道，十分专业。龚澎惊讶地问：“博士，你的好朋友中该不会有盗墓贼的头领吧？”费正清狡黠地笑而不语。外人不知道，费正清正在准备写一本向美国人全面介绍中国的书，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社会现象等。他搜集的资料广泛而详尽，连玉米、番薯是怎样传入中国的都做过细致的考证。对于历史悠久的声名甚著的盗墓，他自然不乏兴趣。何况，他还有几位老朋友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其中就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祖师李济、梁思永。中国史学界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盗墓史已逾千年，但现代考古不过百年。由于费正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使他有缘接触到来自学术界乃至民间的种种信息，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具有多面性。

龚澎治好病，回到周公馆，又忙于她的新闻发言人工作。费正清依旧穿梭于大学、研究所，以及国共各方人士之间。

在重庆，费正清的社交活动就像马戏团里高空走钢丝的演员——横握一根杆，即时斟酌调整，注意平衡，以达

到最佳的外交效果。当时国共名为合作，实为对峙。作为外交官，他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公平持正，以保持跟各界人士的沟通，让自己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翔实的记载：

我会同司普劳斯共同款待国民参政会的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老先生（他讲的是一个难懂的方言）和周恩来的秘书陈康康（他一分钟产生一个新思想）……次日上午我访问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地党务局。我曾在星期三邀请蒋介石府邸的首席日本问题专家晚餐，又在星期四去看望中共人士。

费正清有意识去结交各界人士，其中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朋友。对于这个群体，他曾有过这样的分类：

我的朋友可分两类。一类是西方化了的教授们，我与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相识，现在又作为老朋友在昆明、重庆重逢。另一类是新兴知识界的几位左翼青年朋友，尽管他们都是西方化教育在中国的产品，但他们都已信奉共产主义。

杨刚和龚澎都是燕大学生，她们的先天条件是十分优越的，都不难在上流社会谋得一种体面、优裕和舒适的生活。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民族的苦难、国家的贫弱与屈辱，让她们毅然投身革命。杨刚原来的丈夫是银行家，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本人占领，丈夫要留在北平，她则毅然南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辗转各地。为工作的方便，她只好将幼女寄养在挚友——燕京大学教授包惠思家。最后她又接受共产党的派遣，漂洋过海，到美国做国际统战工作。龚澎则是离开燕大后，直接去了延安。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跟她们一样，最后都集结到了共产党的麾下，这种现象引起了费正清的深思。

（三十四）

连载

上海蓝天经济城

南翔游戏谷

- 游戏产业集聚区
- 充足空间规划
- 优质配套政策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

南翔·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

- 南翔古镇新地标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金先生 13651936939

总部地址：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总部热线：59129999 59122222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刊登内容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清算公告
减资公告	分立公告
吸收合并	房屋征收
产品宣传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